

贾平凹的艺术慧根

【如是我闻】



□李怀宇

贾平凹的工作室是一个复式的房子,摆放着数不清的佛像和石雕,一楼会客和写字,二楼画画和写字。进门是贾平凹的大字“文门”,客厅上挂“文观”。转入书房,第一眼是门神像,题字“我家主人在写字,勿扰”。登上二楼,不免格外留心木板楼梯两旁摆放的诸多小石像,写字台上笔墨纸砚俱全,书架上挂贾平凹的书法,其中一则为:“神在决定与安排一切,听受命”。

烟不离手的贾平凹说着一口乡音,静下心来也只能听懂大半。初次见面,贾平凹就说自己不善言辞,在人多的地方更是寡言。一席谈之后,我不禁联想起以前采访过的莫言,两相比较,莫言可谓口若悬河。

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,莫言要路经西安去新疆,突然给贾平凹发了电报,让贾去西安火车站接他。那时贾平凹还未见过莫言,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“莫言”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。一个上午贾平凹没有说一句话,好多人直瞅着他也不说话。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,直到快下午了,贾平凹迫不得已问一个人那列车到站了没有。那人先把贾手中的纸牌翻了个儿,说:“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,我不知道。”贾平凹才猛然醒悟到纸牌上写着“莫言”二字。贾平凹感慨:“这两个字真好,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。”这两个文风与做派大异的作家用自己的方式对世界说话,都写小说,都会写字,都得大名,也都引来众声喧哗。

贾平凹并不讳言自己书画的收入丰厚。“一般作家很清苦,一本书写上几年,啥也不干,值不上几个钱,还不如画家。像我写长篇,稿费算是高的,就是啥也不干,三年写一部长篇,挣几十万块钱。这算好的,大部分作家是写了还赔钱。但是像绘画,一般一幅画几十万还不属于那种大画家,大画家的得几百万。”2012年,我在西安听过各种对贾平凹的评说,话题的焦点竟都集中在书画上,一时让人忘了他是一个小说家。我们的谈话中,贾平凹对文学只是轻轻带过。“我无意做书画家。因为我觉得有时功利心太强,反倒做不好。完全按心性,或许还能做出一些东西。如果一心想挣钱,反而还挣不来钱。越想干啥事情干好的,用力太狠,就容易用力用偏了。一个人一生的精力特别有限,干成一件事情就了不得了。”

贾平凹自认喜欢写书。不同于陈忠实一部《白鹿原》定终生,贾平凹每几年就会出一部长篇小说。贾平凹说:“我觉得写好了是享受,写不好或者画得不好是一种受罪,都折磨人。写顺了,或者我这幅画画好了,或者那幅字写好了,就能带来无上的喜悦。愉悦和折磨是同样的,枯水的时候,弄不下去的时候就不弄了。就等,等来了,必然就产生一些东西。”

小说、散文、书法、画画在生命中的地位,贾平凹如此安放:“写作当然是我第一位的,因为我写了几十年。我是依靠这个活过来的。例如我写长篇,突然就有一个题材适于写散文,我就写成散文。互相有一个思维调节、情绪调节的过程,互相有吸收。写字、画画能调节好多东西,受好多启发。不可能倒置了,除非觉得我的文学枯竭了,写不出来了。”

右手写文章,左手写书画,两者之间有没有平衡之处?贾平凹说:“农村有种土语说‘会推磨子就

会推碾子’,反正都是转圈。不管从事任何艺术,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情。要想把画画好,实际上也是表达,和文学表达是一样的东西,也是创造一种格局。音乐、绘画、舞蹈,最高境界都是一回事情。有些人本来就应该那样的,只是好多人不开发他的那个东西。好多画家如果写文章,也写得很漂亮,像吴冠中。一旦绘画画得好,必然会写文章,只是把那个基本规律掌握了,就能写了。一般的大文学家,字都写得好,因为那个道理都一样的。我自己学绘画,不是专门学,我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。我这一段写字,当然人家来买字,我就给人家写字。一般我是有兴趣才画的,我没兴趣,没感觉是不画的。半年,一年不画,要画的时候天天在画。所以,这也互不冲突,也不影响,而且能互相启发。我在文学上的一些东西,文字上表现不出来,就画一画。当然,画画有时候表现不出来,就会写小散文。书法是完全表现情绪的一个东西,那里边讲究结构,字与字、句与句之间的呼应、节奏关系,能看出一种很好的东西。”

古人的很多书法是潇洒的小短文,而且饱含情感。贾平凹说:“《兰亭集序》其实是一个雅集,朋友一起玩,王羲之写得特别喜悦、特别得意,因为大家都挺高兴,整个字面上写得温文尔雅,喜悦之情在里面。像苏东坡写《黄州寒食帖》,那种孤寂、思念的情绪就出来了。颜真卿写过一些碑文,写得很庄严、很沉静,因为他敬畏一些东西。要看在啥情况下写、对谁写的,比如说我到庙里去,必然是很安静而且很恭敬。”

我问他:有没有人跟你说过,你三十岁上下的散文写得非常好?

贾平凹说:有人说,但那是年轻人在看啦,那时唯美的东西太多了。年纪大了以后,就是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,没有起承转合那些东西了,不讲究技巧性的东西了。年轻的时候是讲究技巧,要写得优美,要起承转合,要开头结尾。年轻的时候看书爱摘句子,年纪大了以后看书就不摘句子了。能记住,我感兴趣肯定是能够记住,记不住也都是用不着的,把它写在哪儿也会忘掉的。所以,好多人都说我年轻的时候散文写得好,我说那是三十岁写的东西,那个时候是精力充沛,思维敏捷,写得优美一些。但里边生活的含量,自己真正从生活和生命中所体会的东西不是很多。到了五十岁以后写的东西,表面看好像没啥华丽的东西,但是里边显示的一些东西,完全是我自己体悟的。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,年轻的时候都属于几句话的启发,一幅画的启发,突然来的东西。特别讲究,文字上、技巧上讲究。后来年纪大了就说家常话,但是那个话都是经过人生磨砺出来的一些道理。

现在回过头来想,商州乡土的气息是不是贾平凹能量的源泉?他说:最早是以那个为根据,后来不停地扩大。我最早写字喜欢的是魏碑,但写写就不喜欢了。那些东西我怕太过了,啥东西一过就做了,不自然。小说也是那样。

商州、西安、陕西,中国以外,我问他:你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好奇吗?

贾平凹说:永远充满一种好奇,谁也看不透这个东西,你才可能走上艺术这个路子。你如果啥都不管,只关心你屋里老婆啊这些事情,那你不是干这行的。干这行,有时觉得荒唐、可笑得很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媒体人、出版人、作家。)

□宋金田

我爱书,更喜欢读书,在我的床头左边一本书,右边也有一本书,不因时总要端起它们,嗅一嗅,读上几页。

不禁回望少年时期在暗淡灯光下翻阅书页的夜晚。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,“洋油”“洋火”“洋布”是生活的稀罕物品,需要用票证且还限量购买。那时,所谓的“洋油”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煤油,它在贫瘠岁月中成了寻找知识和照亮人生道路的一盏明灯。

在我的记忆中,那是一个简朴而又温馨的场景:那时的我,如同许多同龄人一样,拥有着对知识无限的渴望,尽管外界条件艰苦,但我们的心灵却因阅读而富饶。

回忆起少年时期,我们的学习生活是在半工半读的条件下进行的。每当夜幕降临,我和同学们便会点亮各自的煤油灯——那是夜校必备的工具。我用墨水瓶制作灯体,在瓶盖中央钻出一个小洞,再安装一个由自行车内胎气门嘴改装的灯芯管。这个巧妙的设计利用的是手头可得资源。气门嘴材质是黄铜的,上面的小帽还能调节灯光的照射度。用母亲筐里的棉线制成了不松不紧的灯芯,添上珍贵的煤油(大约2毛5分钱一斤),一盏简易的煤油灯就此诞生。若供销社煤油紧缺,柴油也可以代替,无非鼻孔里多了些灰尘。

那些灯火略显昏暗的晚上,整个教室洋溢着静谧与光明。即便没有老师在场,同学们也都异常安静,大都沉浸在如饥似渴寻求知识的精神世界里。每一颗心都被书本上的智慧之光所吸引,每一双眼睛都在字句间追寻梦想的方向。在那微弱的煤油灯光下,我们的想象翱翔,我们的心灵成长,我们的梦想被点燃。

今天,回首过去,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夜晚,其实是我们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记忆。它们见证了我们知识的执着追求,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以及在逆境中不断前行的勇气。煤油灯虽已淡出历史的舞台,但它所代表的坚韧与毅力永远照亮我们心中的道路。

如今,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技术的进步,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电灯取代了煤油灯,图书不再稀缺,信息资源丰富多样。然而,那些在煤油灯下孜孜不倦追求知识的追风少年们时时在提醒我们,无论环境如何改变,对知识渴求的心和为理想奋斗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。

向那些在黯淡灯光下坚守梦想的追风少年致敬!他们是知识的传承者,也是未来世界的希望。同时,也提醒自己,不忘初心,继续在知识的海洋中航行,在智慧的光芒下成长。

书从读时纸无字,夜到静时煤油灯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,现任职于青岛某电气公司。)

【匆匆那年】

煤油灯下的追风少年